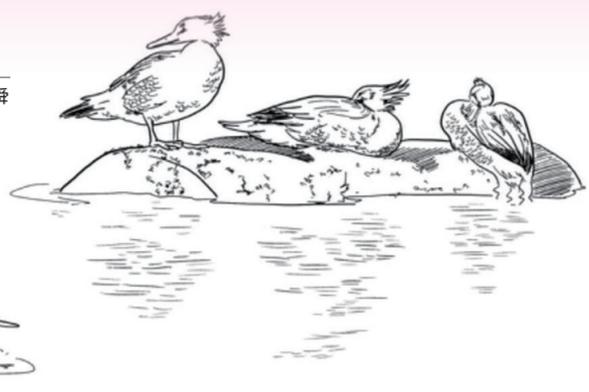


秋沙鸭的乐园

■张祖舜

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春暖花开，中华秋沙鸭踏上返回故乡的旅途。初识中华秋沙鸭缘于两年前受托撰稿《永阳张氏文化》一事。一位张氏宗亲给我发来几张中华秋沙鸭图片和一段文字，嘱我将这些内容添加到嵩口镇梧埕支系章节中。

看到图片时，我顿时被中华秋沙鸭优美的姿态惊艳到了——一群秋沙鸭扇动着翅膀掠过水面，嘴是橘黄色，头呈绿黑色，脚为红色，整体色彩鲜明，宛若一阵带彩的风团翱翔在大自然间。嬉戏于溪水之中的秋沙鸭又是另外一种情致：一只秋沙鸭浮游在水面，翅膀微张，缩着脑袋，似乎在闭目养神，悠然闲话；身后另一只秋沙鸭则屹立于水中，挥动着翅膀，昂首直视前方，头顶上绿黑色羽毛冲冠而起，甚是威武。我精选这两张图片和小段文字加入到书中：“从2016年秋天开始，在家乡的大樟溪上重现了几时见过的秋沙鸭，种群从最初的七八只，发展到现在的三四十只。”编后，我掩卷遐思：梧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地方，能吸引着距今1000多万年的古老物种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每年不远万里从北方迁徙来此越冬？

梧埕村位于永泰嵩口镇西南部，距镇区10公里，地处大樟溪左岸。通往村里的水泥路沿溪铺就，浅绿色的溪水顺流而下，两岸青山苍翠。车过梧埕界碑处，大樟溪在这里向右拐了个大弯。村道两侧三块大石头分别刻着“福埕园”“福栖”“梧埕”等字样，另一块标示牌写着“美丽梧埕——中华秋沙鸭越冬栖

息地”。

“有点遗憾，你要是早来二十多天，还能看到秋沙鸭，它们已经在三月底飞走了。”宗亲张华庆解释道，“我先联系村民林荣通，他对秋沙鸭了解多，你可以问问他。”

闲聊一会，林荣通骑着摩托车来了。他高高个儿，戴一副眼镜，穿一身迷彩服，笑容满面。我说明来意，林荣通跟我聊起了他眼中的中华秋沙鸭：“这十几年来，秋沙鸭每年都会飞来梧埕过冬，我原先不认识，只当是一般的水鸭、野鸭，哪里知道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呀。”

林荣通说，2019年，他认识了来村里开展护鸟活动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、摄影师陈林，经他科普才知道这是中华秋沙鸭，后来加入了护鸟小队，慢慢认识了更多的珍稀鸟类。“我们这里森林资源丰富，生态环境优美，吸引了很多鸟类来此安家落户。”他说。

张华庆给我算了一笔生态账：“农民手里的自留山经村里回收，然后出租进行植树造林，村里有天然林、生态林、公益林等资源，每年靠租金等，村里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。”渐渐地，梧埕村就成了中华秋沙鸭摄影基地，许多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拍鸟。“去年，有个福州的退休干部，专程来村里住了七八个月，每天都出去拍鸟，拍到30多种鸟类，原来梧埕村还有这么多的鸟类资源。”张华庆自豪地说。

临近中午，我问了拍摄中华秋沙鸭营地的大致方位，决定前去看看。穿过密密匝匝的竹林，一股山上流下来的清流欢快地汇入

大樟溪。在溪边一处稍空旷的地方，长着几棵翠绿的大树，树旁搭建了一座拍鸟的小屋子。从窗口向外望去，对面树木、溪水、蓝天、白云尽收眼底，难怪许多摄影者感叹这里的拍摄点背景好、水质好、光线好，能拍出好图片。

“你一个人来游玩？”回到村部，我正用手机拍些风景，一位老者热情地向我打招呼。“是的，我到这里来了解中华秋沙鸭，刚从溪边的摄影地回来。”我把拍到的图片翻给他看。“是这个地方，我们村民每年都会去巡护秋沙鸭。不过，现在它们飞走了，等今年冬天，你可以再来看看。”老者微笑着向我发出邀请。

村部外墙，被装饰成摄影长廊，上面挂着摄影家拍摄的中华秋沙鸭、白鹇、灰背鸫等珍稀鸟类的图片，向人们展示着这里生物的多样性，路旁设有中华秋沙鸭保护文化长廊。优雅的秋沙鸭、丰沛的大樟溪、古朴的瑞安居，葳蕤生香，恬静宛如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。

返程经过梧埕界碑时，天空下起了细雨。我特地下车，再次回望梧埕，远处的村庄、树木、大樟溪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烟雨中，若隐若现。我似有所悟：只要青山常绿，溪水常青，中华秋沙鸭就有再飞回的时候，我也有再来观鸟的机会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情味漳州

■林津津

统。汪曾祺就曾写过《宋朝人的吃喝》《吃食与文化》两篇散文，读来不仅有趣，且颇为闲雅。

漳州人对吃既可谓之讲究，也可谓之不讲究。常是某时兴起，赶赴某家小店，门口排出很长很长的队伍，仍是要等待，好不吝惜时间，此谓之“讲究”；吃时迫于环境，却可随意蜷缩于小店的一角，或是街头的小桌矮凳，亦不觉局促尴尬，乐在其中，此谓之“不讲究”。无论如何，漳州人对于吃是绝不将就的，光是面食一类，就有卤面、沙茶面、豆干面、拌面、生烫等，花样极多，且重口与清淡兼具，干湿兼备，确乎有着包容的饮食观念，何况还有手工麻糍、三角饼、莲子圆、面煎粿等数不清的小食。

走在漳州的街道上，把自己融入拥挤的人潮之中，走走停停之间觉得生命的静谧与契合。就像从这里走出去的林语堂一般，他的浪漫气质，既源于自由自在的天性，也得益于物质丰盈后的气定神闲。人们对自己的城市有信心，生活就和乐写意。

进发宫“送王船”

人间烟火于民俗体现得最为彻底。在九龙江流域，最能体现漳州海洋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，便是进发宫船庙每年一度的送王船仪式。因居住在九龙江边，我曾有幸目睹了一场“送王船”活动盛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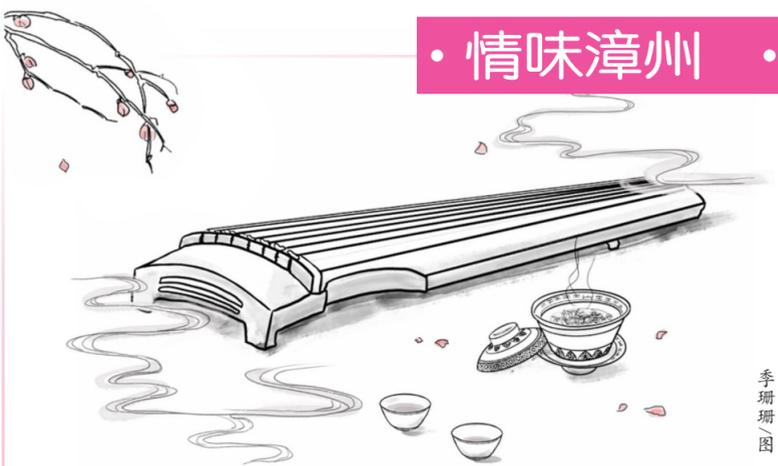
九月十三送王“轿王船”是仪式的高潮。是日，暮色四合，在小法团激昂的鼓声吟唱声中，烈焰一边吞噬着王船一边翻腾向上，片片灰烬带着信众的期盼飘向深邃天空，大火映红了江水，场面撼人心魄。

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，是王船启航前的“做王船头”，主持礼仪的道长绕着左右摇晃的纸扎船身，在“嗨嗨”的号子声中模仿水手奋力划桨的动作，仿佛在汹涌的波涛中艰难前行。进发宫送王船更像是一场人与神的狂欢节，各式闽南民间艺术粉墨登场，有鼓乐、吟唱、诵经、布袋木偶表演、民间纸扎技艺现场展示、传统醮仪的各类表演等，小小的码头广场化身为剧场，无数观众涌入其中，与进发宫共同演绎出一场漳州人向海而生的传奇。

北上中原、南下南洋，数个世纪以来，漳州人在这条海水铺就的道路上往返，将巨大财富与多元文化带了回来。虽身于闽地，漳州却少了几分“爱拼才会赢”的豪放，多了一些内敛。它的视野不断被延伸至远方，目光又忍不住回望故土——漳州，始终都是那个山的客人、海的旅者。

如果你来漳州，请多给它一些时间——它的故事，它的慢调，它的平和，你要轻轻问，慢慢走，越相处，越爱它。

【文化写意】



季珊珊/图

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有的标签，这是人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所赋予的。漳州，既有缓慢的步调，也有热闹非凡的烟火气息，生活其中便能感受到既古老多元又充满山海情致的浪漫情调。

城市，自古都是循江而起，漳州在九龙江的南北两岸发展出了城市规模，东西走向的带状分布，使得漳州的灯火犹如银河般璀璨。古时的九龙江水曾被引入城中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宋河环绕屈曲，城内古桥架架，也是婉约柔美的水乡小城。循着一条小舟的行迹，像一根绣花针连着长长的线，我在这座城市的华锦里穿巡，绣下这里的人事物。

裱画老张

裱画老张在古城的小巷里安家，并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“听雨楼”，也算是个风雅的地方。老张裱画一行做了数十年，手艺极佳，只是找他裱画得等，工慢活细。托裱、拼贴、修复的手艺活，不能光凭技艺，还有倾注耐心和专注。在他的裱画店里，我看到当地先贤的许多书画之作，却不出售，这是老张多年来收集并修复的作品，他更想通过这些作品延续着老辈的情感。

老张说他喜欢老城的文化氛围、繁华的灯火人潮和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吃，但老张更多时候是安静的，安静时他偶尔会拉起二胡，二胡许是和他一样老了，他幼年学艺，年老尚能拉些曲子。二胡的琴弦被拉动，音质浑厚清亮，仿若吟唱。老张的身体也如拉动的弦，随着律律摆动，这二胡声里不见哀伤吟咏之情，却与老城一般，古老悠扬。

喝茶“胡一壶”

在听雨楼，从未听得雨声，古城里与雨的邂逅，是在“胡一壶”的茶楼。

“胡一壶”的名字有趣，“胡”是老板的名字，而“一壶”装的是茶，同时也是人和内心的空间。三个字也好念，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。

“胡一壶”茶楼在古城的牌坊底下，仍是一座旧时的小楼，租金不贵，可以尽情消磨

半日时光。空间里木制的方形供桌上摆放着盖碗、茶杯、果盘和精致的小花器。午后的天空忽然大雨倾盆，绵绵细雨，落在红瓦的屋顶没有声响，半晌才汇聚成雨滴滴落。这时看着屋顶和在长屋顶的草木，一方小小的天空里留下惬意。看店的是个稍胖的男子，在堂前兀自泡一壶茶。雨点无声地从天井滴落到小小的鱼塘里，不打扰是这家茶楼的箴言。

闽南的功夫茶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少有人在一场茶事里细研每一泡茶的味道，却又不能没有茶。在泡茶的流程里一切情事才从容地展开，闲聊如此，工作亦如是，它已然成为闽南叙事的节奏和背景。

一泡茶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我们暂把一个纷乱的心收容进这个小空间，把外在的干扰隔绝，也因此，眼里看待的世间，也如一杯茶汤一般滋味饱满。多年后，我想起了那天的情味，做了一首小诗：“芳香起一叶，杯中含大千。得饮此甘露，刹那也永年。”

制琴青年

茶楼里的品茗时光，我们仍是一个光景里的“客”罢！

朋友在古城租得一间老屋常住，他为了制琴。制琴所需要的小屋，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在的，古城深巷的小屋成了上上之选。车马不到，游人不住，沉寂得只有生活本身，便可一心扑在琴事上。

制琴工艺繁复，选材、斫形、合板、裹胎、上漆、配弦、定徽、调音等，成琴要经数年。因此他在老城一住就是数年，制琴的每一项工艺都亲力亲为，并且不断依据材质和天气调整，制琴好像是塑人一样，充满着很多的可能。哪里有瑕疵，如何修正，一切归向均为了出一把好琴。一把古建筑里孕育而出的古琴，弹奏出的是心境的冥想。

漳州吃食

同样荡人情怀的，还有漳州的吃食，是满足味蕾和脾胃的人间烟火。

饮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最为贴切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，历来就有研究饮食文化的传

饶老太的小屋

■高琴

风裹挟着雨猛地推门推开，躺在床上饶老太侧过脸朝外望，天仿佛破个大窟窿，雨水倾下，前方一片茫茫。

她收回目光，视线从天花板直到墙根，一寸一寸挪着。连下几天大雨，这土木结构的房子可怜兮兮地龟缩着，墙壁泛着污秽，屋里散发霉气，她恨不得拨开天上厚厚的云层，掏出个红灿灿的太阳，在好天气里，打上一桶清水，好好洗一洗这个家。这屋子，是先她而去的丈夫留给她的唯一家当。

“饶奶奶，走了吗？”一个身影扑过来，手按住门框站住了，居委会陈主任披着雨衣，裤管湿漉漉的，嘶哑的嗓子语气严厉：“几次叫你走，你偏不走，跟我闹着玩吧？”说罢，她走了进来，不由分说扶她坐起来。

“叮铃铃”，隔壁杂货店的电话响了，昨天那里面哄哄地搬东西，现在已是人去楼空。“电话！”饶老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对陈主任说。陈主任让饶老太坐在床沿边不准动，自己去接电话。

“喂，你说我儿子找我——电话追到这里来了，我还有几千人的事顾不上呢！”陈主任重重摁下电话。“扑通”一声，什么东西跌下地，接着“哎哟”一声叫唤，肯定是陈主任摔倒了。饶老太仿佛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跳起来，从墙上摘下斗笠，奔逃出门。

80岁的饶老太，一把雨水一把眼泪，我上哪儿去呢，哪儿能容得下我？她无奈无友，就靠隔壁那间破房子出租过日子。也许是戴着斗笠很显眼，一下就被王大嫂给认出来了。“饶奶奶，帮我拎一下东西，送到我家去。”她一只手拎着米袋子，另一只手打着雨伞，手指还勾着一塑料袋的榨菜。饶老太只好接过榨菜包，伞盖就罩在她的头顶上。

到家了，王大嫂的女儿小莉出来开门，见妈妈带回一个肮脏的老太婆，眼中掠过一丝不快。妈妈放下雨伞，拥着老奶奶进了屋，嘴上说，小莉，快去温习功课，一定要考上理想的学校。

王大嫂是一个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，丈夫是当领导的，赶赴抗洪救灾第一线指挥去了。她很忙，白天要上班，抽空匆匆回来给家人煮饭吃，晚上，蓄水池上方点着一支大蜡烛，她要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提水，一趟一趟。饶老太从来没让人同

候过，她很难过，自己老了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

今年的雨特大，洪水涨了又退，退了又涨，不过自家的老屋地势还算高，每次洪水只漫过地面，不碍事。饶老太掐着手指数算，已经在王大嫂家住了五天，虽然有现成的饭菜吃，有好的床铺睡，依旧止不住内心的焦急，那所曾经日夜相处的老屋子究竟怎样了？

雨终于停了，晚上陈主任找上门来，带了矿泉水、奶粉、饼干，还有一些衣物，摊满整个桌子。大家围着饶老太坐着，议论着这次洪灾，议论着水电、交通的修复。饶老太终于忍不住，恳求陈主任带她回家去。陈主任握住她的手：“你的房子刚退水，满地都是淤泥，我们清扫完，再接你回去，好吗？”言语亲切，像对一个小孩子似的，饶老太无可奈何地叹气。临走，陈主任把王大嫂叫到一边，窃窃私语，饶老太坐在床上竖起耳朵听，脸上阴晴不定。

第二天，饶老太溜了出来，深一脚浅一脚走回自己的住处。她的家呢，她的屋子呢？沿江满目疮痍，倒塌的墙垣，破损的木头，挂在泥树上的衣裳。她飞快脱下鞋，在泥水里发疯般跑，跌倒爬起来，爬起来又摔倒，她双手伸向前喊着：“家，家！”

饶老太躺在碎瓦砾上一动不动，两眼无神地望着天上灰色的云块，嘴里反复唠叨着：“老天啊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带也带走，为什么不让我跟老头子团聚啊。”

“奶奶，奶奶！”小莉声嘶力竭地边喊边追过来，她光着脚，一身的泥浆。她坐在饶老太身边，哭着说：“奶奶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好好照顾您。”饶老太坐起来，拨开粘在小莉脸上的乱发，用手掌轻轻擦去她的泪水，“孩子，别替我担心，我要去敬老院了，真的，我站在门边偷听到的，陈主任跟你妈说都联系好了。”

“不，您一定得留在我家！”小莉喊道。

乌云散了，太阳露出笑脸，饶老太看见一队人马走来，扛着木头，还有长长的木头，他们要帮助灾民重建房屋了。

归隐乡村

■魏崇宗

俞兄退休前，是铁路系统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他退休时，并不羡慕舒适的大城市生活，也不向往“世界游”。他心目中的退休生活，是回归农村的田园。因为，他心中埋藏了一粒几十年的种子，到了生根发芽的时候。

俞兄驱车在附近近百公里的乡村，四处寻找，他要找一处让那颗种子落地的地方。当他来到晋安区日溪乡汶石村，看到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子，脚像是生了根，迈不动了。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俞兄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说：“就是它了！”

俞兄投下一笔钱，修葺了宅院。在宅院外建了个山门，求人写了三个字“乐耕园”，请木匠师傅刻在牌匾上，慎重地挂了上去。俞兄在“乐耕园”安营扎寨，驻守下来。

“乐耕园”背靠敦厚扎实的青山，面朝水光一色的池塘，山脚是清澈流淌的小溪，可谓是块“色香味”俱全的风水宝地。夜里拥抱小溪的歌声入眠，清晨倾听鸟儿的欢笑更衣，睁开眼是碧绿的荷叶，红、白、黄的荷花，挑逗着惺忪的眼帘。这样的风景，让俞兄流连忘返、乐不思蜀。

但这种看似美好的田园生活，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。我有很长时间未见俞兄，有一次小聚，一见面，就发现俞兄变了。黝黑的脸、满脸的斑，这些年的辛苦，都刻在脸上。我劝他别干了，他点头听进去了。可是，回到“乐耕园”，就把他的“点头”忘了。

别看俞兄一生舞文弄墨，却是农耕的行家里手。俞兄种的瓜果、蔬菜、树木几十种：辣椒、苋菜、空心菜、南瓜、黄瓜、葫芦瓜、杨梅、蓝莓、红橘子；桂花、柳杉、红豆杉，一个人的村，比村里别人的都多。

俞兄掰手腕，也是村里第一，无人能出其右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就和他比试过。我打羽毛球，担心左右手差距太大，有碍观瞻，便每周练球，训练左手，让他跟上右手的步伐。我想跟俞兄掰手腕，估计难分伯仲。不想架势一摆开，两手一握，三下五除二就败下阵来。现在村里，都是些老弱病残，俞兄第一，一定是名副其实。即使偶尔回乡的青壮汉子，也被俞兄轻松拿下。

俞兄的第一，还有围棋。在业余棋手中，俞兄尚可，但在汶石村，第一自然不在话下。

俞兄的第一，还在请来专业人士，举办第一届“村晚”，当然与“春晚”不能相提并论，但也是第一。

俞兄的第一，恐怕还不只这些，但在

小陈心目中，俞兄永远是第一。

小陈的孩子成绩一般，俞兄的字也一般。但这年春节，小陈家春联还没着落。俞兄犹豫了会，不自信地说：“如果不嫌弃，我给你写一副，凑个数。”小陈是俞兄家的常客，尊俞兄为叔，可俞兄觉得叫老了，非得让小陈尊他为“哥”。春联挂上了，写了些啥，小陈记不全，俞兄则忘到脑后了。

这年高考，小陈的儿子有如神助，居然金榜高中。小陈觉得，这定是俞兄的字起了作用。从此，死心塌地成为俞兄的“马前卒”，俞兄也乐此不疲。俞兄得知小陈父亲爱喝铁观音，居然把上等精品奉送给俞兄老人家。结果老人舍不得喝，让小陈得了便宜。为此，俞兄把小陈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他太不孝。小陈大气不敢出，唯唯诺诺，点头称是。

年久失修的石桥，不得不整修了，俞兄发起了捐款。他知道，村里留守的老人手头都不宽裕，就厚着脸皮，伸手向那些有钱的老朋友、老同事“化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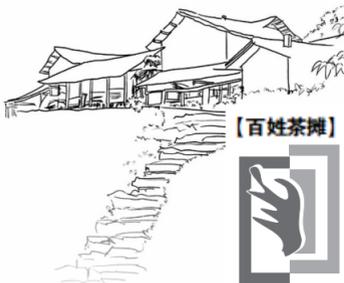
小陈听说后，要捐2000元。他只是个普通员工，收入一般。俞兄不让他捐，说找村里想办法。但小陈觉得，俞兄发起的捐款，是为村里办实事，自己哪有不捐的理。

俞兄还把他的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、企业家等朋友，陆续请到“乐耕园”，让这个不起眼的自然村，高朋满座，人气一天天涨了起来。

“绅士居乡者，必当维持风化，其善老重老者，亦当感劝闾阎，果能家喻户晓，礼让风行，自然百事吉祥，年丰人寿矣。”俞兄的到来，让汶石村焕发了生机。他骨子里的农耕文化，在汶石村生根发芽。他是汶石村这些年来，义无反顾逃离村里的年轻人背道而驰的人，是这里第一个回归的“乡绅”。

我也快退休了，正想着如何打发退休时光，俞兄的田园生活，给了我多一个选项。

或许我也该回乡看看，或许吧。



【百姓茶摊】

